

歷史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張為群

漫談琴棋書畫

今天我們稱讚一個人多才多藝，或許仍會說他「琴棋書畫樣樣皆通」，可是不少人卻搞不清當中的琴和棋指的是什麼！這裡說的琴，應該都知道是張有弦的彈撥樂器，但直接想到的多是古箏，甚少知道是七根絃的古琴；至於棋，總以為是象棋或各式各樣的棋，而不知單指圍棋；唯有書、畫一般都知道是書法和繪畫。琴、棋、書、畫各有悠久的歷史，動輒數千年，而四者被放在一起，最早見於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載唐玄宗朝何延之《蘭亭記》：「辯才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得其妙。」何氏讚賞辯才這位僧人在學問和文藝方面特別出色，文就是寫文章，而琴棋書畫大概是屬於藝，古人後來將四者歸入「藝」的範疇，合稱為「四藝」。

「四藝」的說法始於何時，或已不能確考，就今天所見之記載，最早提及的算是明末清初李漁的《閒情偶寄》，其中「聲容部」云：「以閨秀自命者，書、畫、琴、棋四藝，均不可少。」李漁不但論畫女性的外在美，還強調了內在的修養。他否定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認為「才」與「德」並無抵觸。四藝原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修身理性之具，明清時代更推及大家庭中的閨秀。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可作旁證，書中賈府四「春」（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丫鬟名字，都是按照主人所擅長的琴棋書畫來取的。元春在八回中只在寧親一幕出現過，雖沒有提及她喜歡彈琴，卻知其婢女名「抱琴」，估計她應該是擅長彈琴或喜愛彈琴的。至於迎春，醉心弈棋，從她誤嫁孫紹祖後，寶玉到紫雲洲徘徊個口吟成的一闕歌詞可知，其中兩句云：「不聞永書敲棋聲，燕

泥點點污棋枰」，所以她的侍婢就取名曰「司棋」。探春精於書法，自號「蕉下客」，典出唐代書法家懷素取蕉葉練字的故事，第二十三回提到元春命探春依次抄錄眾人在大觀園的題詠，自然是她的書法高於他人的緣故，曹氏便給她的兩個丫頭取名為「侍書」和「翠墨」。惜春擅畫，書中多處描述她繪畫大觀園的情景，她的丫鬟也就取了「入畫」這名字。

琴棋書畫雖為「藝」，但由於深受文人士大夫的喜愛，一直被視為修養身心之器，古人常言的「棋品」、「畫品」、「書品」、「琴如其人」、「書如其人」、「書，心畫也」、「琴為心聲」等，都強調了人與四者之相融合。因此，他們不單以「藝」目之，還將之提升到精神哲學層面上的「道」，即所謂的「琴道」、「棋道」、「書道」、「畫道」，說明了四藝並非僅流於藝的層面，而都是追求更高的「道」。這裡所謂的「道」就是其精神之核心，是人們透過參與這四種活動而達至的一種精神境界，並藉此完善個人的修為、人格。因此，四者合稱，其道必定不相悖，假如發現四者之間出現了相違背的地方，那是由於人為之使然，導致最根本精神的喪失或改變。例如不少人都認為四藝中，棋專言勝負，鬥爭的意念太強，有違品性修養。其實，在古人的觀念中，下棋可訓練思維，並以追求思維奧妙的境界、修養身心為終極的。只有遇到實力相當的對手，互相促進，才能共同營造出更高更妙的意境，到了這時候，輸贏已不重要。

很大程度上，四藝具有類近的精神追求和體現。明末徐上瀛《溪山琴況》中廿四況的首四況——和、靜、清、遠，似乎放諸另外三者亦準。「和」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意味着人與宇宙萬物的和諧統一。鼓琴時，講的是人與琴之和、指與絃之和、絃與絃之和、音與意之和；同樣，下棋時，棋手黑白陰陽之和、佈局之和、棋手之和，是營造出奧妙思維境地的要素；寫字繪畫，着重筆墨之和、線條之和、整體佈局之和。而在操作的過程中，四藝都展示出一種虛實、輕重、緩急、剛柔、疏密等二重性的和諧統一，而當中所強調的也就是一個「和」字。

「靜」，主要指人之靜，是從內而外的一種狀態，從精神到形貌，《樂記》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於琴上而言，更及器、曲、環境等。明代汪廷訥《坐隱弈譜·自敘》說：「託弈為坐隱者，不過陶汰俗念，溫養性靈，為止靜之工夫，藏機煉神之活法也。」白居易《池上二絕》



■明代錢穀《竹亭對棋圖》 網上圖片



■唐琴九霄環佩 來源：《故宮古琴》

其一：「山僧對棋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頗有王維《竹里館》的況味。人靜，則心無雜念，方能全神貫注，思慮周到，即如書法繪畫之運筆，一氣呵成，自然就氣貫其中。

「清」者，是雅正之本源，包括了人之清，思想之清、品格之清、器具之清等。清與靜又不可分割。心思若不靜，則手不靜。對操縵者而言，手不靜，則琴音必混雜不清；至於揮墨運筆者，畫面則凌亂而不潔；對弈者，思緒不清，則舉棋不定，難成佳局。清代施定庵《弈理指歸續編·題辭九首》其一有歌云：「弗思而應誠多敗，信手揮彈更鮮疎。不向靜中參妙理，縱然穎悟也虛浮。」也就是這個道理了。

「遠」者，在四藝中，是指超越形貌、技藝，是心與神所嚮往的一個高遠國度，亦即指立意之遠、意境之遠、境界之遠，是絃外之音、言外之意、象外之意，而遠又與消息相關，嵇康《琴賦》說：「體清心遠」，漢劉安《淮南子》亦有云：「非寧靜無以致遠」，意謂人若靜若清則可臻於遠。四藝所求的就是沒有窮盡的高遠意趣和玄思。

琴棋書畫，對今天的讀書人來講，已非必學之藝。其實，早在民國時期，周作人就曾以聽不懂古琴而覺得「慚愧」、「抱歉」和「不大名譽」，相信今天我們大概再不會有這樣的感覺了。棋已被列入體育競賽範疇，而書、畫、琴在大專大學都設有專門的課程，這種種的變化，到底說明了什麼問題呢？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來鴻

■陸蘇

春日裡的過客

春日如水。寂寞如草。

誰的名字可以做刀？刀鋒要快過花開，快過天黑，快過惦念。這是一個人過日子的女人常常自修的一個命題。就如練瑜伽。就算年方三十而獨立的女人真的夠膽相信自己正是一席盛宴，到了三十二、三、四歲時，也不能無視鏡子裡桌面上身法凌亂的杯杯盞盞。說不難過是假，誰不知道青春是個好東西呢。說着涼倒也沒到那份，只要動動腦子、挖地三尺或三米，總能找到一个把自己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理由。比如，不用提防別的女人是不是惦记着自己家的男人，或者自己家的男人有沒有惦记別的女人；不用費心別人的老婆怎麼可以一直那麼妖那麼美，或者自己的老公怎麼好意思愈來愈像自己的弟弟。雖說很明白身陷上述水深火熱的太太只是個案，這些酸葡萄酸妄想也不能影響個人發展的歷史進程，但起碼可以讓心裡的不甘打上一個寬慰的小盹，讓本打算鋪排在鬧市的嚎啕痛哭改尺寸為一隅飲泣，讓臭美依舊抬頭挺胸收腹地臭美。

據某先生說有點慧根的女人絕佳的紅顏知己，但不太適合發展成糟糠之妻，言下之意是有點想法的女人活該是單飛在風裡，而做成了內人的女人都是腦殼裡沒有內存的。他一定不會知道為人妻者對他的謬論抱之以怎樣不屑一顧的哼哼冷笑。誰比誰更傻，還真不好說。誰會將一個能把聰明男人嫁為己有並讓他對自己不離不棄不設防的女人當作笨婆，那他一定智障。若真有某太太是低能的，那麼娶她的某先生不是更傻就是居心叵測。天底下有傻的女人，那就是視愛情為呼吸，為愛情視一切名利為糞土視四面楚歌為煉鋼鐵，為愛情甘願脖子斷了送上腰、腰斷了送上腳，卻又偏偏遇人不淑的女人。《水滸傳》中有句話，一腔熱血要賣與識貨的主。若一腔熱血先被當作狗血後又被賤賣，她還幫着討價還價幫着數錢，還悲壯地表白愛是付出是成全是不求承諾，還左等右等生把生把絲綢般的好年華等成了粗麻布，她不被當作豬腦殼也會令人神共憤。幸好這麼傻又這麼好的極品女人越來越少了，那些唾棄的唾沫和同情的淚水可以節省下來派別的更有意義的用途了。

單身女人最好自備些缺陷，作防身用。如果女人不巧單身，又不巧成熟而自立，更不巧地又不夠醜不夠冷，那就有點缺乏同情心有點過分了。再如果她不但醜不冷，而且居然貌若天仙嫵媚迷人，那簡直就是喪盡天良罪不可恕。且聽某太太語錄，鬼才相信她不明白自己弄成那樣會成為一些好事者有咸多情有餘的有家男人的毒藥，會讓那些男人背後的女人不自信不快樂。她根本就是故意的有預謀的，不然她為甚麼不早點把自己嫁掉和大家共同黃臉共同不招人喜歡？自家男人是有點花，可花的人又不是只有他一個，如果她不出現或把自己搞得噁心一點，不就沒事了嗎？！還說莫非孤獨着又美麗着一種罪？難道還是巨大貢獻不成？！笑話！真是笑話，不過是不一樣的笑罷了。

愛的人可以不一定愛，不愛的人堅決不要。單身女子汪平如是說。這樣山清水綠的話，可以洗心，可以裝裱起來，掛滿整個春天，讓花朵領着芬芳來聆聽，讓月光提着燈盞來朗讀。

單身女人並不是沒有愛情，而是她的愛情是單數。一個人的愛情有點孤單。一個人的愛情永不磨損。一個人的愛情有悲劇的美。一個人的愛情是深處的翡翠。一個人的愛情是一種主義。適合旁觀欣賞，不宜輕言加入。

如同春日裡的過客，單身女人只是起身離開了婚姻的花樹，也許她只是走開一小會兒，也許會很久。大可不必為她揮霍唏噓同情，更犯不上向她撒嬌側目，如果她能受用，又怎會有當初。不如尊重。油菜開花，芥菜抽芯。春天啊春天！還有甚麼比春天更好的呢。



五代周文矩《重屏會棋圖》

網上圖片

文化觀察

■文：范舉

■文：鈴蘭

「建黨偉業」是歷史的教科書

有118名內地和香港著名演員參演的《建黨偉業》，果然是一部大製作，陣容龐大，歷史場面千軍萬馬，震撼人心。周潤發飾演的袁世凱、劉德華飾演的蔡鐸、梁家輝飾演的教育總長范源濬、任達華飾演的實業救國政治家張謇、張家輝飾演的梁啟超，吳彥祖飾演的胡適，維多維妙，他們都反映了清末到民初中國出現的各種思潮和代表人物的傾向，反映了當時各種民主的追求，反映了各個政黨的誕生背景，反映了中國歷史的大轉折的關鍵因素，這是進行國情教育的最佳中國近代史教科書。

在民國初年，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志士仁人，都提出了各種救國的方案，希望挽救積弱百年、民不聊生、軍閥混戰的舊中國。當時正值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和結束期，歐洲、美國、日本列強在巴黎舉行和會，居然合謀宰割了做為戰勝國的中國的領土山東省，賣國的北洋政府曾經簽署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條約，山東省又在日本侵略控制之中，中國希望收回自己的主權。1918年12月1日，由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征祥率領的代表團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在此之前，全國上下洋溢著「公理戰勝強權」的樂觀。但結果也令人驚訝，公理非但沒有戰勝，但是，長期擔任外交總長的陸征祥清楚，外交舞台上並沒有所謂的公理，有的只是強權和利益。事實上，曾親手簽下「二十一條」的陸征祥比任何國民都渴望「真理戰勝強權」。4月22日，陸征祥、顧維鈞應邀到美國總統威爾遜下榻處開會。威爾遜宣稱，中日兩國已有成約，是中國自己把問題搞複雜了，而日本與英法就山東問題早有協議，不能違背。美國維護了強權，出賣了中國。全國情緒激昂，中國爆發了爭取民主的五四運動。

在這個混沌的時期，中國有很多發展方向和可能，不同政治派別的人紛紛亮相舞台，有主張全盤西化的，有主張學習英國內閣制

度的，有主張日本的君主立憲制的，有主張學習美國的總統制的，也有主張學習俄羅斯的革命道路的。《建黨偉業》就是通過當時的主要政治人物的主張的交鋒和衝突，說明了許多道路都走不通，帝國主義從來不希望中國有主權，有民主革新，最後中國人民不得不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

當時，民主革新的訴求，響遍了神州大地，為什麼中國沒有走上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道路？原來，當時的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只要支持一下中國收回主權的合情合理要求，中國就有可能向著這個方向發展。但是當時的美國總統就站在侵略者日本的一方，扶植日本，其戰略目標是牽制發生了十月革命的俄羅斯，迫使中國喪權辱國，失去了神聖的領土，讓日本霸佔了山東。西方的民主老師們，從來就沒有站在中國的一面，從來沒有關注過中國人民的權利和民族尊嚴。最後，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這部電影相當真實地反映了孫中山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後，依附著滿清王朝的北洋軍閥勢力兩次篡奪了共和的果實，共和國裡面居然出現了兩次復辟，出現了兩個皇帝，中國陷入了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慘況，正是在這樣的特定歷史環境之下，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人參加了建設共產黨的大業，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航向，使貧窮落後的中國，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欣欣向榮、經濟崛起的大國。

親近西方的人，一次又一次向西方取經，追求強國之路。可惜，特別是親美的人，一次又一次遭到了無情的打擊，遭到了絕望的挫折，近代美國又在釣魚台的歸屬、南海諸島的主權問題上，宰割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親美者從中可思考，為甚麼這個老師永遠欺負中國這個學生，永遠想中國懦弱下去？所謂「普世價值」究竟去了哪裡？回顧這一段中國歷史轉折關頭的重大事件，對於了解今天的國情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讀梁文道的《訪問：十五個有想法的書人》

近年，訪談類書籍開始悄悄興起，我讀過的就有三本之多，如：楊瀾的《一問一世界》、李靜的《愛，聽十人談》，以及香港媒體人梁文道的《訪問》（簡體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之所以喜歡這類書籍，是因為這些書的內容是以對話的形式，內容真實自然、現場感強，且條理分明，讀來，如臨其境，更易引起心靈的共鳴。

在《訪問》中，梁文道共計收錄了15位有思想的書人的對話，他們分別是：董橋、趙廣超、王貽興、詹宏志、陳智德、榮念曾、鄧頌華、吳俊雄、十年砍柴、哈金、舒國治、陳雲、黎智英、梁家權和長平，讀罷，受益非淺。

董橋是當代華文世界裡一流的文章大家，終日與書為伍，但他卻說「沒有最喜歡的書」。因為在他的眼裡，好書與漂亮女人一樣，距離遠一點看是美的，會讓人產生靠近的衝動。太近了，就會看到這樣那樣的缺點。言外之意是說，所謂的好書，只是好在某個方面，比如某個段落、結構或行文風格等，不可能從頭到尾都是完美的。所以，董橋從不為別人推薦好書。

董橋還喜歡看原版英文書，他認為翻譯作品或多或少失去了原來的味道。他直言不諱地說，中國作家最需要的是進入他人的世界。在倫敦生活時，他曾發奮讀過十幾位經典作家的作品，其中最喜歡的當數毛姆，這位善於講故事的作家，給了董橋許多啟發。讀書著文對董橋來講，不但是致力於追求的一種事業，還是他生命中最享受的一種鍛煉。

在談到香港與內地作家時，他對香港作家感到遺憾，因為生活在懂英文的環境中，卻極少有人去讀英文書、學習和借鑒原汁原味的西方文化的精華。而對大陸作家，他提出：「一個作家跟一個人一樣，你必須坦蕩，你必須沒有任何居心。」

趙廣超是我非常佩服的「作」家，他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書

體，叫「作書」。傳統書籍總是把「寫作和圖版設計分開，不是先寫好內容再用圖像裝飾解說，就是以圖為主再加上文字點綴。」而趙廣超卻是用圖畫與文字表達思想的人，他說，內地許多書內容很好，但卻極少有人問津，因為喜歡讀這類書的多是上了年紀的人，引不起年輕人的興趣。他希望可以把這些好書的讀者群的年齡再推前一些，因為假如25-30歲的讀者對這些書感興趣，還有時間和精力將其發揮、鑽研。

「作」書的過程是非常繁瑣的，趙廣超必須將許多圖畫掃進電腦，再一筆一畫勾勒出原圖的輪廓和結構，經放大、縮小、變形……使之深入淺出，別有風味。他的作品暢銷兩岸三地，北京故宮看了他精彩絕倫的《大紫禁城》之後，決定找他這個香港人製作最新的官方導遊手冊，這不能不讓人慨歎，對他油然而生出些敬意。

在對榮念曾訪談錄下面，有一個副標題：還有很多事情要想，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不難看出，這位香港的「文化教父」有多麼忙碌。榮念曾從小喜歡畫畫，國畫、西洋畫都有涉獵，他的漫畫啟發了許多文化人的思維方式，他喜歡慢讀，給外人的印象是凡事都會冷靜思考。他「喜歡觀察別人說話的方式，總覺得許多人的發言空有姿態沒有內容，就像漫畫吐出一圈圈空白雲語。」語言風趣幽默，充滿睿智。

讀書與交友有許多相似之處。好書可開啟人的心智，浸潤人的心靈，使人神清氣爽。益友亦是如此，他身上一定有許多過人之處，影響到你的人生的觀、價值觀。讀《訪問》，彷彿與眾多有品味的文化人對話，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享受，這些精英文化人的思想、意念、經歷、智慧使人耳目一新。

（《訪問》，梁文道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

賀建黨90周年

蕭嘽榮北京開個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趙一存

香港著名畫家蕭嘽榮個人中國畫展6月28日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開幕，展覽展出了30餘幅國畫精品。蕭嘽榮表示，是次畫展是獻給中共建黨90周年和香港回歸14周年的一份賀禮。全國政協副主席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家正，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全國政協書畫室主任張思卿，全國人大常委、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顧問林麗韜等出席了開幕式。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特致函祝賀，稱讚蕭嘽榮不僅是一位熱愛中國文化、藝術成就卓著的畫家，還是一位熱心推動香港與內地文化交流的社會活動家。蕭嘽榮則表示：「這次展覽是我獻給共產黨90周年的一份禮物，以《日出東方》為例，中間的紅

色太陽象徵著共產黨蓬勃向上的發展歷程，展現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56個民族和諧相處的美好生活。」蕭嘽榮1946年出生於華僑家庭，是當代著名國畫家、雕塑家，定居香港。近年來，他先後在內地、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等地舉辦了近30次藝術展。

據介紹，為期6天的《日出東方——蕭嘽榮中國畫展》，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美術家協會、文化部藝術司、中聯辦宣文部、國家畫院聯合主辦，香港特別行政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協辦，中國藝苑研究學會承辦，並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書畫室作為支持單位。